

民族文選編高級組目次

劉仁軌傳

宋 祁

唐書

前出塞 後出塞

杜 甫

杜工部集

木蘭辭

樂府詩集

淝水之戰

司馬光

資治通鑑

祖逖傳

房玄齡

晉書

徙戎論

江 統

晉書本傳

出師表

諸葛亮

三國志本傳

班超傳

范 曄

後漢書

封燕然山銘

班 固

文選

高級組目次

一

張壽傳

班固

漢書

蘇武傳

班固

漢書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

司馬遷

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史記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國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越王勾踐

國語越語上

禮運大同小康節

禮記

國殤

楚辭

無衣 采薇 出車

詩經

劉仁軌傳

宋 祁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一）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藁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橫暴自如，仁軌撈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

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三）所惡，出爲青州刺史。
顯慶（四）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

初蘇定方（五）旣平百濟（六），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七）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八），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

雖擊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精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一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時賊守夏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饜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九）人白江（十）口，四戰皆

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

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效，卽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

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

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子，璽書褒勉。……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

及封太山（十一），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右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十二）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沮江道總管，副李勤（十三）討高麗平之

咸亨（十四）五年，爲維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卒年八十五。

解題

宋 祁字子京，安州安陵人。生於宋 真宗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卒於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官至工部尚書，諡景文。著有文集一百卷，大樂圖二卷，益部方物略等行於世。嘗官吏館修撰時，與歐陽修同修唐書，修撰本紀志表，祁撰列傳。此篇選自唐書，故定爲祁作。

劉仁軌生於隋 高祖仁壽元年（公元六〇一），卒於睿宗垂拱元年（六八五）。劉氏一生功績最足稱道者，在克敵致勝，揚威國外。白江口一役，倭軍全覆，海水爲丹，尤爲國際戰爭中最榮譽之史實焉。

注釋

（一）武德，唐 高祖年號，（公元六一八——六二六）
（二）任瓌合瓌人，曾任於陳 隋，唐 高祖時，因討平徐圓朗及輔公祜，官至邢州都督。
（三）李義府，饒陽人，太宗時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以文翰顯。高宗時官吏部尚書。議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

，而陰賊褊忌著於心，時號義府爲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稱爲人貓。後以罪流雋州死。

(四)顯慶，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五六——六六〇) (五)蘇定方，武邑人，驍悍有氣

決，戰功極偉，破高麗，平百濟，凡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封邢國公，累拜涼州安集大使

，卒諡莊。(六)百濟，國名，三韓之一，扶餘溫麻所建，當東晉初，有馬韓之地，約當

今朝鮮忠清南北道，全羅南北道之地。(七)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建國於西漢末，至

西晉末，兼併辰韓弁韓，並取日本之任那府，擁有當今慶尙南北道之地。嗣爲百濟高句麗

所侵，乞援於唐，唐出兵滅百濟高句麗，其地以次歸於新羅，遂統一半島全部，而臣事於

唐。(八)高麗，卽高句麗，後漢時建立王國。東晉以後，遼留南部，朝鮮北部之地，悉

爲所有。(九)倭，人種名，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元史：日本國

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唐書通倭國爲一傳。(十)白江口，瀕朝鮮海峽。是年爲高宗

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 (十一)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封泰山。(十二)總章

，唐高宗年號，（公元六六八——六六九）（十三）李勤，離狐人，本姓徐，唐高祖時賜國姓，平竇建德，俘王世充，破劉黑闥徐圓朗，建功極大，太宗時，降突厥，破薛延陀，拜并州都督。高宗時，率兵討高麗平之。卒贈太尉，諡貞武。（十四）咸亨，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七〇——六七三）

前出塞

杜甫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二），戰骨當速朽。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

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單于寇我壘（二），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後出塞

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瀾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三）。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四）。

解題

杜甫字子美，先本襄陽人，後徙居河南鞏縣，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安祿山反，玄宗入蜀，肅宗立，甫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後流落劍南，依嚴武，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蕩無拘檢，武死，乃游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高適卒，蜀中大亂，寓居未幾，一夕大醉卒。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與李白齊名。生當亂離，造次不忘君國，對於民生疾苦，尤能殫力描述，寫實傾向，至爲顯著，後人稱爲詩史，推作唐代詩人之冠，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著有文集六十卷，小集六卷。

前出塞，爲徵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原爲九首，茲選四首；後出塞，爲徵東都兵赴蘄門而作，原爲五首，茲選二首。取其詞氣發皇，人民勇於赴公家之急難，以捍衛其邦國焉。

注釋

(一)麒麟閣，漢武帝時建，宣帝圖功臣於閣中，自霍光以下凡十一人。(二)單于，匈奴天子之號，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刺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天寶初，王忠嗣北伐實突厥，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三)河陽橋在今河南孟縣當平津，爲晉杜預所建。(四)霍去病，漢武帝時，因破匈奴功，官至驃騎大將軍。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一)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二)。可汗(三)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

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四）辭爺孃去。暮宿黃河（五）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七）胡騎聲嘒嘒。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八），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九），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十），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十一）鏡帖花黃（十二），出門看火伴，火伴皆（十三）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十四），雌兔眼迷離

(十五)兩(十六)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解題

木蘭辭作者，前人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當難確指；至於寫作此詩之時代，則以張爲騏在木蘭詩時代辨疑一文中定爲北朝（公元四九四——五五六）之作品較當。（見國學月報二卷四號）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亦指爲北方平民文學之最大傑作。

本篇爲敘述木蘭化裝男子代父從軍之經過，或當時確有其人其事，亦未可知。觀於中國過去一般女性閨中深鎖，以柔弱退抑爲美德，馴至社會國家方面，遂無置喙參預之餘地，女權低落，實無足怪。木蘭以一女子而竟能發憤爲雄，成此偉績，可爲中國女界吐氣揚眉之一快事；然其出發點，則爲天性純孝，故不憚艱險毅然而出此也。

注釋

(一)唧唧 蟲聲。首句一作『促織何唧唧。』(二)軍帖 徵兵之文書也。(三)可汗

乃北狄君主之稱。北魏拓跋氏爲鮮卑族，故有是稱。(四)且 一本作朝。(五)黃河
乃指甘肅靈夏一帶之黃河而言。(六)黑水 乃指甘肅安西州之黑水而言。(七)燕山
卽今外蒙古之燕然山。(八)金柝 番兵稱刁斗曰金柝。係銅製。似釜。有三足及柄，能
容一升，軍士盡用以炊飲食，夕擊以守夜。(九)策勳十二轉 策，竹簡也。勳，功也。
古者有功，則書於簡，故曰策勳。十二轉者，謂書功十二次也。(十)願借明駝千里足
此句據段成式西陽雜俎錄。樂府詩集作：『願馳千里足。』(十一)對 一作『挂。』
(十二)花黃 當時婦女之妝飾，額上塗黃色，面上貼花子。(十三)皆 一作『始。』
(十四)撲朔 跳躍貌。(十五)迷離 不明貌。(十六)兩 一作『雙。』

祖逖傳

晉書

祖逖，字士稚，范陽(二)人。性豁蕩，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

田舍，輒散穀帛以賑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年二十四，僑居陽平（二），與劉琨（三）俱爲主簿（四）。二人並有英氣，情好綢繆，共室同寢。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語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平旦，聞雞鳴，促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

及京師（五）大亂，逖率親黨百餘家，避地淮泗（六），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是以少長咸宗之，推爲行主（七）；達泗口（八）。尋元帝（九）聞逖有匡世才，徵爲軍諮祭酒（十），居丹徒之京口（十一）。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而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說帝發威命將，以雪國恥，帝從之。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十二），給千人

，不給鎧仗，使自製備。逖仍將流徙部曲（十三）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招募士卒，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所向克復，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逖居官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勸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醮（十四），百姓皆感悅。嘗置酒大會，席半，耆老感極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十五）既朗遇慈父，玄酒（十六）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逖將興師越河，掃清冀朔（十七）；會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十八），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憂憤發病。病篤，逖歎曰：『方欲平河北，而天遽殺

我，此乃不祜國也！遂卒。

解題

祖逖生於晉武帝太始二年（二六六），卒於晉元帝太興四年（三二一）。逖生當五胡亂華之際，中原盡淪腥羶之族，漢族僅保有東南半壁，局勢亦至危殆。聞雞起舞，中流擊楫，逖頗有志於匡復。出師未捷，查志以終，當有遺憾焉。晉書，爲唐太宗貞觀中敕房玄齡等撰。共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修史出自衆手，自晉書始。此篇就晉書祖逖傳稍加節改而成。

注釋

（一）范陽 晉地名，在今河北定興縣。（二）陽平 晉地名，在今河北大名縣。（三）劉琨 晉魏昌人，字越石。惠帝時以功封廣武侯，愍帝時拜都督，元帝時爲太尉。琨忠於晉室，功業巍然。（四）主簿 官名，管理文書簿籍，乃掾史之領袖。（五）京師 指西晉都城洛陽。（六）淮泗 淮，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桐柏山，本經安徽江蘇北部而東入黃

海。自宋仁宗時，黃河南徙，淮水自由入海之孔道，奪於黃河者六百餘年。迨河徙而北，淮水下遊遂淤塞，歸海路絕，而灌於江蘇之洪澤湖。泗，水名，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本會於淮水。自黃河奪淮後，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迨黃河北徙，其下遊亦遂淤塞。淮泗，言淮泗之間地。(七)行主 謂主持行旅中一切之人也。(八)泗口 地名，本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銅山縣境。(九)元帝 名容，晉宣帝司馬懿子鄆，郗武王仙之曾孫。西晉惠帝時，有宗室八王之亂，五胡乘機而起，匈奴劉聰屢犯晉，先後虜懷隱二帝而殺之。時容鎮建業(後改建康)，聞愍帝遇害，遂卽帝位，偏安江左，是爲東晉。

(十)軍諮祭酒 官名。(十一)京口 地名，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或謂涼江之口也。(十二)刺史 官名。漢武帝始置刺史十三人，督察郡國；刺者謂刺取不法，史者使也。魏晉時於重要之州以都督兼領刺史，其權甚重，猶後世之總督巡撫。(十三)部曲 謂行伍也。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十四）釀，以酒釀地也。（十五）三辰，謂日月星。

（十六）玄酒，水也。禮：『玄酒在室。』太古無酒，以水當酒。（十七）冀朔，指古冀

州之地，今河北省。（十八）王敦與劉隗構隙，王敦，晉臨沂人；劉隗，晉彭城人。王敦

欲專制朝廷，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等爲心膂，二人遂構嫌隙，敦卒以討隗爲名而作亂。

謝玄淝水破秦之戰

資治通鑑

晉太元（一）八年，七月，秦王堅（二）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三）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四），姚萇（五）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六）言於堅曰：『鮮卑羌虜（七），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八），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九）。涼州（十）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

幽冀之兵至於彭城（十一）：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十二）。詔以尙書僕射謝石（十三）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十四）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十五）西中郎將桓伊（十六）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十七）。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十八）！」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鄭城（十九）。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二十），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廿一），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使秦馳白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萬百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

。』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

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廿二）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憺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廿三），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殮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

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仁。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謂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廿四）。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

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廿五）。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廿六），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廿七）屯鄴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廿八）。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廿九）。丁亥，謝石等歸建康（三十）。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等奉敕撰。全書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迄五代，按年紀事，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光自奉敕撰述，凡越十九年而成書。（一〇六五——一〇八五）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採用新書至三百二十二種。助其事者；前後漢，龐參，龐參，三國，南北朝，龐參，唐，五代，龐參，禹，皆一時名士。元胡三省爲之音注。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於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神宗時，爲御史中丞，因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尙書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因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著述有易說書儀切韻指掌圖通鑑釋例稽古錄家範潛虛微言涑水紀聞等，以資治通鑑爲最。

涑水源出安徽合淝縣紫蓬山北，分爲二，一東流入巢湖，一流至壽州入淮，扼江淮之衝，爲當時南北兩民族爭衡樞紐。苻堅南侵，兵號百萬，投鞭斷流，虛聲恫嚇，假使無謝玄淝

水一役，則江東早陸沉於氐族矣。此役有關於漢民族之消長，其重要從可知也。

注釋

- (一)太元，爲東晉孝武帝年號，太元八年，爲公元三八三年。(二)秦王堅，苻堅也。其先略陽氐人，祖父洪始稱王，至堅稱大秦天王。(三)卽東晉孝武帝也。(四)慕容垂，燕主皝子，仕燕主暉爲大將軍，被讒奔秦，堅命爲冠軍將軍，封益都侯。(五)姚萇，兄襄與苻堅戰，兵敗被殺。萇以諸弟降秦，苻堅拜爲揚武將軍，封益都侯。(六)陽平公融，堅之季弟，陽平今山東莘縣。(七)慕容垂，爲鮮卑族；姚萇爲羌族；其國皆爲秦所滅。
- 。(八)堅得秦國，時爲龍驤將軍。(九)項城，今河南項城縣。(十)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十一)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十二)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在今安徽潁上縣西北，(十三)謝石，安之弟，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尙書僕射，以破秦功，封南昌郡公，卒謚襄。(十四)謝玄，安兄奕子，有經國才，屢徵不起。苻堅數入寇，詔求文

武良將足以鎮禦北方者，安以玄應舉，以破秦功，封康樂縣公，卒諡獻武。(十五)謝琰安子，字璦度，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以破秦功，封望蔡公，諡忠肅。

(十六)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歷淮南太守，豫州刺史，以破秦功，進右將軍，封永修縣侯，卒諡烈。(十七)壽陽，今安徽壽縣。(十八)左衽，謂衣前幅掩相左也，夷狄服皆

左衽。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十九)鄖城，即今湖北鄖縣。(二

十)破石，杜佑曰：『破石今汝陰郡下蔡縣。』按即今下蔡鎮，在今安徽壽縣與鳳臺縣之

間。(廿一)洛澗，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廿二)八公山，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北，淝

水之北，淮水之南。(廿三)青岡，長壽春縣三十里，今安徽壽縣界。(廿四)太傅，慕

容評也，唾在臙收晉兵有功，評忌欲誅之，乃與其子冷寶奔秦。(廿五)圖讖，謂圖緯讖

錄占驗術數之書也，按即今之所謂預言。(廿六)鄴都，在今河南臨漳縣境。(廿七)慕容

容暉，爲燕主僊子，僊死，即皇帝位，改元建熙，在十一年，爲苻堅所敗，被執降秦，封

新興侯，及陲、冲、起兵，擘擬應之，事發被誅。（廿八）榮陽，今河南榮陽縣。

（九）屐，木屐也；齒，屐下所釘之木條；言其喜甚，踉蹌不成步也。（三十）建康，東晉

都城，即今南京。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一），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弑（二），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三），孝文軍於霸上（四）；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五），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其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六），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建威（七）中，馬援領隴西太守（八），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九），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十），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入河內（十一），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十二），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十三），土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十四），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十五），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十六），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十七），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患不廣矣。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

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生矣。』答曰：『子以今者羣臣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選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十八），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遷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無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十九)，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二十)，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整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執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廿一)，咸熙之際(廿二)，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廿三)，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廿三)，近者鄙散之變，發於穀遠(廿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正始中（廿五），母邱儉討句驪（廿六），徒其餘種於繁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織，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

解題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生年不詳，卒於晉懷帝永嘉四年（三一〇）。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諺曰：『巍然稀言江應元。』仕山陰令，後爲東海王越別駕，永嘉四年，避難奔成臯，病卒。統所作賦頌表奏，皆傳於世。唐書經籍志著錄其文集十卷。

惠帝時，關隴唐爲氐寇所擾，統深維四夷亂華，宜杜其萌，著徙戎論上之，帝不能用，未及十年，五胡果亂華，晉室遂東，人服其先見，本篇爲歷史上重要文字，不可不察。

注釋

- (一)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要服去王畿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地，要東以文教者也，荒服去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五服之最遠者也。(二)九土，九洲也，西戎卽叙，見書禹貢。(三)白登，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東，高祖征匈奴，匈奴圍之於白登，七日乃解。(四)霸上亦作灞上，在陝西長安縣東，文帝後六年，匈奴入雲中，以宗正劉禮爲將軍，次灞上。(五)元、成、漢元帝成帝。元帝竟甯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墜漢氏以自親，帝以宮女王嬙妻之，匈奴自是世稱漢甥，不復寇邊。(六)秦始皇南取南越陸梁地，北伐匈奴，收河南之地。(七)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六——五五)(八)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征西羌南蠻，多立戰功，卒於軍。隴西，漢郡

，在今甘肅東部地。（九）馮翊，今陝西大荔縣；河東，在今山西境，黃河以東之地。

（十）永初，東漢安帝年號，（公元一〇七——一一九）（十一）河內，漢郡，今河南及河

之北皆是。（十二）武帝，晉武帝也，武都，漢縣，在今甘肅成縣西。氐，種族名，羌、樓

處 青海之地，氐在其東南，散居岷山附近至巴蜀間，秦川，今陝西甘肅地。（十三）畿服

，稱天子所都之地。（十四）北地，郡名，在今甘肅環縣東南；新平，郡名，今陝西郿縣

；安定郡名，今甘肅鎮原縣。（十五）先零讀如先連，羌族，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青海

之境，皆其地。罕并，羌之別種，漢滅此二族，以爲罕并縣，在今甘肅天水縣南境。析支

西 羌別種，今自青海大積石山至甘肅貴德縣皆其地。（十六）扶風，郡名，今陝西鳳翔縣

。始平，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京兆，漢三輔之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十七）陰平

，漢縣，在今甘肅文縣西北。（十八）邊，與逖同，遠也。鳩，聚也。（十九）口實，口

中之食物也，見易頤卦。（二十）傳食謂輾轉受人之供養也。（廿一）六郡，太原、上

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也。（廿二）咸熙，魏元帝年號。（公元二六四——二六五）（廿三）秦始皇，晉武帝年號。（公元二四五——二七四）（廿四）秦始皇七年，單于劉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討之，楨潛誘猛左部都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廿五）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北狄漸盛，中原亂矣。殺遠，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沁源縣南。（廿六）正始，魏齊王年號。（公元二四〇——二四八）（廿七）毋讀如貫，魏聞喜人，字仲恭，累遷幽州刺史，討句驪破之。句驪，高句驪也。其先本漢縣，至今遼寧與京老城地。其土酋曰高句驪侯，後漢漸強，遂建王國，漢徙高句驪縣於瀋陽附近以避之。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一）。今天下三分，益州（二）疲

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三），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四）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五）；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六），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七）；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八）。侍中、尚書、長史、參軍（九），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十），苟全性命於亂，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十一），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十二）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十三），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驂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十四）；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十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解題

諸葛亮，字孔明，蜀漢瑯琊都人。生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一八一），卒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三四）。初隱南陽之隆中，劉備三顧其廬，始出。後佐劉備與東吳孫權合力敗曹操於赤壁，遂定荆襄，及取巴蜀，拜亮爲軍師將軍，備卽帝位，亮爲丞相，備死，受遺詔輔後主，封武鄉侯。建興二年春，亮率衆南征孟獲，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候大舉。五年，率諸軍駐漢中，臨發，乃上此表。計先後六出祁山以伐魏，功未成而卒，謚曰忠武，著有諸葛武侯集。

武侯公忠體國，品格端純，爲三國人物中之最。此表亦可窺測其全人格之一斑。

注釋

- (一)中道崩殂 章武元年(二二一年)蜀主劉備卽位，稱昭烈帝，三年崩。(二)益州爲當時蜀之領土，卽今四川全省之地。(三)宮中 指天子之宮廷，府中，指大將軍府。
- (四)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江夏人，同爲侍中。董允，南郡人，爲黃門侍郎。
- (五)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六)向寵 宜城人，先主時爲牙將，伐吳之役，全軍失敗，寵營獨完。(七)舉隴爲督 時隴爲中都督，典宿衛兵。(八)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俱爲昏庸之主。(九)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侍中指郭攸之、費禕，尚書指陳震，長史指張裔，參軍指蔣琬。(十)南陽 漢郡今河南南陽縣，湖北襄陽縣等地。(十一)奉命於危難之間 建安十二年，先主敗於當陽，走至夏口，遣亮求救於孫權。(十二)臨崩寄臣以大事 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十三)瀘

水名，在今四川瀘定縣。其地時爲南蠻孟獲所據。建興三年，亮南征孟獲，收服之。

(十四) 舊都 指洛陽。(十五) 先帝遺詔 先主遺詔有云：「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班超傳

范曄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一)人，徐令彪之少子(二)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三)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四)張騫(五)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六)布衣諸生耳，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七）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八）令史。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九）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十）戰於蒲類海（十一），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十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十三）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

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十四）。超知其意，舉手曰：「據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鄴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賓王（十五）廣德新攻破莎車（十六），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賓。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十七），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十八）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十九），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二十）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廿一），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廿二）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廿三）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廿四），超率疏勒康居（廿五）于寘拘彌（廿六）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廿七）烏孫（廿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廿九）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三十）列國大夫，尙能和轉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

國（卅一）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領（卅二）可通；蔥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卅三）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卅四）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僇仆，自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卅五）及義從（卅六）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鼓吹幢假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卅七），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卅八），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若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卅九）。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四十），密與龜茲謀，遣使詐

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四二）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四二）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四三）師子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四四）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四六），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四六），尉犁（四七）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至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

是焉者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四八），破白山（四九），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五

十），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五一）。狐死首邱（五二），代馬依風（五三）。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五四），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五五），但願生入玉門關。（五六）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

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五七）。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五八），子方哀老之惠（五九）。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六十）。」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六一）衛姬（六三）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

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

解題

范曄字蔚宗，順陽山陰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作後漢書。（其中八志三十卷爲晉司馬彪續漢書中原作）宋史及南史中均載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自稱所著『後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又云『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其自負也如此。

班超傳爲後漢書中之一篇，敘述超經營西域，恩威並施，效績卓著之史實。其見解之深遠，魄力之雄偉，與手段之敏捷，千古殆無其匹焉。

注釋

（一）扶風，漢郡名。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二）徐，州名，今山東南

部，江蘇北部之地。彪字叔度，其長子卽史學家班固。(三)永平，漢明帝年號；永平五年，卽公元六二年。(四)傅介子，漢義渠人，昭帝時，嘗使西域，刺殺樓闐王，以其首詣闕，封義陽侯。(五)張騫，漢漢中人。嘗奉使通西域，經匈奴，被留十餘載，亡歸後，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六)祭酒，古時一坐所尊，先用酒以祭，故稱一羣中領袖曰祭酒。(七)顯宗，卽明帝，名莊。(八)蘭臺，漢時藏秘書之宮觀。(九)竇固，字孟孫，平陵人，光武帝婿，襲父封顯親侯。(十)伊吾，匈奴地名，在今新疆哈密縣境。(十一)蒲類海，卽今新疆鎮西縣城西北之巴里坤湖，漢時屬蒲類國，唐人亦名婆悉海。(十二)鄯善，西域國名，卽西漢時之樓蘭，地在今新疆鄯善縣境。(十三)北虜，指匈奴。(十四)色勒者，蓋色超之獨建奇功。(十五)于闐，西域國名。地卽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十六)莎車，西域國名，卽今新疆莎車縣。(十七)驕馬，謂黃馬之黑蹄者。(十八)龜茲，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庫車縣。(十九)疏勒，西域國名，卽今新疆喀什。

什噶爾，英吉莎爾兩地。(二十)焉耆，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土名哈喇沙爾。

(廿一)姑墨，西域國名，在溫宿之東，即今新疆拜城縣地。(廿二)肅宗，即章帝，名熹

。 (廿三)尉頭，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烏什縣地。(廿四)建初，肅宗年號，建初三年，

即公元七八年。(廿五)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等地。在漢時不屬於都

護。(廿六)拘彌，西域國名，亦稱扞彌。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勤底雅以東。(廿七)月氏

，國名，不屬都護。其族先居今甘肅西境，被匈奴所破，西走至河母河，都河北，稱大月

氏，其留居故地者，稱小月氏。(廿八)烏孫，國名，不屬都護，在西域諸國之北，佔今

新疆伊犁河流域。(廿九)谷吉，漢長安人。當元帝時，遣送郅支單于之子，爲郅支所殺

。(三十)魏絳春秋時晉大夫。悼公嘗遣絳使與諸戎盟。(卅一)按漢時所稱三十六國，

皆在匈奴西，烏孫南。(卅二)蔥嶺爲亞洲山脊，東趨首入新疆。(卅三)敦煌，漢郡名

，即今甘肅敦煌縣。(卅四)溫宿，西域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溫宿等縣地。(卅五)

(卅六) 弛刑，謂解放囚犯，使充兵役。(卅七) 烏孫稱王爲昆彌，宣帝時，漢令立大小昆彌，以息其國內爭端。(卅八)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告，母尚織自若。頃一人又告之，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見國策。(卅九) 烏卽城，爲疏勒地。(四十) 損中，應作楨中，爲疏勒地。(四一) 陰緩，言俾爲解禁任其遁歸，使以此消息報龜茲。(四二) 車師，西域國名，分前後言：前王庭治交河城，卽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之地；後王庭治務塗谷，卽今新疆孚遠縣地。(四三) 後漢書曰：『符拔，獸名，形似驎而無角。』(四四) 永元，和帝年號，永元二年，卽公元九〇年。(四五) 它乾城，龜藥地。(四六) 危須，西域國名，卽今新疆焉耆縣地。(四七) 尉犁，西域國名，卽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之東，羅布泊以北之地。(四八) 右地，謂要地也。(四九) 白山，卽天山。(五十) 懸度，山名，甚險峻，須以繩索懸繩而過，故名。(五一) 禮記：『太

公封於誓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五二)禮記：『狐死正首丘，仁也。』注：『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今人謂返葬故鄉爲歸正首邱，本此。

(五三)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五四)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五五)酒泉，漢書注：『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五六)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漢時爲通西域要道。(五七)昭，超之妹一名姬，字惠姬，適曹世叔壽。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觀東藏書成之。(五八)大馬齒素，謂超之年壽將盡。(五九)周文王嘗出遊，見路中枯骨，使葬之，諸侯以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六十)圜子方見魏文侯棄其老馬，以爲不仁，遂收養之。(六一)句見詩大雅民亦勞止篇。(六二)戰國趙將趙括母，知其子出兵必敗，先請於趙王，後果兵敗，得不坐。(六三)衛姬，春秋時衛國女，爲齊桓公姬，時桓公將

謀伐衛，因請免衛之師，公遂其計其不伐。

封燕然山銘

班固

惟永元（二）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日車騎將軍竇憲（三），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三），惟清緝熙（四）。乃與執金吾耿秉（五）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六），鷹揚之校，螭虎之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七），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八），澄以威神，亢甲耀日，朱旗絳天。

遂凌高闕（九），下雞鹿（十），經磧鹵（十一），絕大漠（十二），斬溫禺以覺鼓（十三），血尸逐以染鏑（十四）；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遂踰涿

邪（十五），跨安侯（十六），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十七），焚老上之龍庭（十八），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其辭曰：

鑠（十九）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二十）海外，覓其邈兮巨地界，封邱兮建隆嶠（廿一），熙帝載（廿二）兮振萬世。

解題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一作北地人），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卒於和帝永元四年（九二）。明帝時爲郎，典校秘書，續成其父彪新著漢書，爲斷代史之首創。和帝初，竇憲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燕然山，即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杭愛山，竇

德追北單于至此，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固作此銘。

注釋

(一)永元，東漢和帝年號。元年爲公元八九年。(二)竇憲，字伯度，平陵人，和帝母竇太后之兄，故稱之曰元舅。和帝卽位，年僅十歲，竇太后臨朝，以憲爲侍中，擊匈奴，大破之。族黨滿朝，帝長，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逼令自殺。(三)納於大麓，書舜典語，謂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也。又，或曰麓者錄也。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四)維清緝熙，詩周頌語。清，清明也，緝，續也，熙，明也。(五)耿秉，字伯初，茂陵人，與竇憲征北單于，封美陽侯。(六)朔方，漢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七)南單于，時匈奴分爲南北，南單于屯屠河立，上言願發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東胡，種族名，在匈奴東，故名，今稱通古斯族。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漢初爲匈奴所滅，退保烏桓山，故以爲號。氏羌，皆西域種族名。(八)八陣者，方陣，

圓陣，牝陣，牡陣，衝陣，輪陣，浮沮陣，雁行陣也。(九)高關，塞名，在陰山西，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十)雞鹿，塞名，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北岸。(十一)磧鹵，謂沙石及鹹地也。(十二)大漠，即蒙古大沙漠也。(十三)匈奴大臣，有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第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十四)匈奴異姓大臣，有左右骨都侯，有左右尸逐骨都侯。(十五)涿邪，山名，在外蒙古西部。(十六)安侯，河名，在外蒙古。(十七)冒頓，讀如默突，頭曼單于之太子，殺頭曼自立。(十八)冒頓死，子稽粥，號曰老上單于。(十九)鑿，美也。(二十)截，整齊也。(廿一)蝸，與礪同，立石也。(廿二)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熙，廣也；載，事也。

張騫傳

班固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一)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二)，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三)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四)，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五)，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六）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捷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驪出荊出徒出犍出越（七）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菴，南方閉嶺昆明（八），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而蜀賈間出物（九）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濞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濞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濞大夏之屬，濞旣失俟，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

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十），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十一）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十二），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十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十四），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獨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十五），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十六），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十七）。以激怒令贖（十八），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十九），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二十），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廿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廿二）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廿三），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廿四）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執（廿五）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廿六），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

。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卽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廿七），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解題

班固之漢書。叙漢武以前史實，大多直錄史記原文，漢武以後史實，又多爲其父彪所作。

固本傳叙其受詔撰述漢書處謂「自永平（明帝年號）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

初（章帝年號）中乃成。』其補述增潤，亦可見其苦心其經營之一斑。後漢書本傳論贊稱其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聲而不厭。』洵非過譽。張騫之鑿空探險，開通西域，其影響至為鉅大。我國國民性大抵缺乏此種冒險精神，事事趨向保守，一切遂無進步之可言，讀斯傳後，應知有所感發矣。

注釋

- （一）建元 漢武帝年號。公元前一四〇——一三五年。（二）飲器 韋昭曰：『飲器，棹榼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棹榼。棹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益酒耳，非用飲者也。』（三）更 師古曰：『更，過也。』（四）堂邑氏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五）大宛 在大月氏東北，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六）大夏，西域國名，在

阿母河南，今阿富汗北部之地。(七)騫徙印斐 師古曰：『皆夷種名。』騫音尤。

「菴」音材各反。「徙」音斯。「斐」音蒲北反。(八)北方閉氏、菴南方閉菴、昆明 服

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菴二種也。』又曰：『菴、昆明又皆夷種名也

。舊音先榮反。』(九)間出物 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十)鑿空 蘇林

曰：『鑿，開也。空，通也。鑿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猶言始鑿其孔道也。』

(十一)質 李奇曰：『質信也。』(十二)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下也。』(十

三)令居以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十四)安息奄蔡

鞞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軒音軒。』服虔曰：『鞞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自安

息以下五國，皆西域湖也。鞞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爲國名耳。驪聲聲相近

，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十五)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

界相接，至大夏也。』(十六)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爲昆明所閉。』(十七)天子爲

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十八）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十九）皆私縣官齋物。縣官，猶言國家也。所齋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二十）破奴。趙破奴也。（廿一）玉門。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廿二）大鳥卵及鶖軒眩人。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器也。眩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屬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廿三）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采來，漢使采取持來至漢。」按瓚說非也，采來當是玉石屬名。」（廿四）覽視。視讀曰示。（廿五）少從率進孰。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廿六）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斐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師古曰：「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廿七）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一）。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二）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

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四），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五），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公平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六），『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七），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八），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九），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取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十）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十一）扶輦下除（十二），觸柱，折轅，

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十三）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十四）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十五），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

，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十六）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武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十七），此陵宿昔

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十八）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十九）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

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二十），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廿一），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廿二），法其形貌，署（廿三）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世安，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廿四）』。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

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解題

蘇武，杜陵人，生於漢景帝後元初（公元前一四三），卒於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二六〇）。武一生事蹟，最足稱述者，爲奉使異國，不辱朝命。觀其峻却衛律李陵輩之勸降，與甯馨雲吞旃，牧羊北海，而始終不變其節操，即可見其艱苦卓絕之一斑。

注釋

（一）移中廢監 師古曰：『移中廢名，爲之監也，移音移。』（二）天漢，漢武帝年號，公元前一〇〇——九七年。（三）隨泥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却擊匈奴，兵敗而降。』（四）卽謀單于何以復加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五）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六）羗 師古曰：『羗牡羊也，羗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音丁奚反。』（七）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蘇林曰：『取鼠所去』

草實而食之。』師古曰：『山古草字。』（八）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九）服匿穹廬。孟康曰：『服匿如甕，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十）長君爲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十一）天子之學曰雍，臧陽，漢宮名。』（十二）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十三）孺卿。張晏曰：『武弟賢。』（十四）宦騎與黃門駙馬。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十五）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房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十六）區脫。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初元年，更名保宮。』（十七）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十八）始元漢昭帝年號，始元八年，爲公元前八一年（十九）復，免役也。（二十）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廿一）平恩侯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

許伯，平昌侯王無敵，樂昌侯王武也。』(廿二)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廿三)署 師古曰：『表也，題也。』(廿四)方叔召虎仲山甫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一)。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三）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四）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五）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一人，生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

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六），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七）。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蹙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將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陰頰侯孫（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九），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十）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懈。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十一）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風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十二）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匈奴。』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十三），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十四），遇前將軍右將軍，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徒廣部，行回遠而又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十七）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解題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即今陝西韓城縣），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四五）約卒於昭帝始元元年（前八六）以前。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爲解辨，遂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與其實際之考查，成史記百三十篇。班固評爲「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見此書之價值。

李將軍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將軍體性矯健，老當益壯，足振國民柔靡之習，固不僅取其戰伐之功已焉。

注釋

- （一）受射，言世受射法也。（二）翟關，今甘肅固厚縣東南。（三）距夫爲周勃子。（四）中貴人，內官之貴幸者。（五）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故

使善射者射之。(六)馬邑，在今山西朔縣西北，漢武帝時，王恢將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使間亡入匈奴誘之，未至馬邑百餘里，單于覺之，引去。(七)護國將軍爲韓安國。(八)類陰侯，灌嬰之縣名。 (九)中，充也。充卒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十)大黃，弩名。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十一)博望侯爲張騫。(十二)大將軍爲衛青，驃騎將軍爲霍去病。(十三)數奇，運塞也。(十四)絕，度也，南歸度沙漠。(十五)墺地，神道外餘地也。(十六)居延，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其東北有居延澤，六田居延海。(十七)酒泉，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張掖今甘肅甘肅州地。(十八)倭倭，與恂恂同。嚴謹溫恭貌。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一)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二)家；

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三）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四）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辱，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五）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六）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七），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元光（八）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九）；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十）；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十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十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十三）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十四）；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十五）；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十六）；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

愛妾一人，壯士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百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元狩（十七）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十八）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呼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十九），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

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寅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

是時匈奴衆失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二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廿一），禪於姑衍（廿二），登臨翰海（廿三），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

至檣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那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卮、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卮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千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廿四），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覓，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廿五），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解題

中國北方外族之匈奴，本爲古代葷粥獯豸之苗裔，戰國末葉已漸強盛。史記敘述當時形勢謂：『冠帶七國，而三國邊於匈奴。』所指三國爲秦趙燕，可見此時匈奴之疆土，恰包緣中國之北方，而儼然爲勁敵矣。秦始皇遣蒙恬舉兵北伐，亦僅能收服河南一帶地（今河套）。未能予以大創，亟亟於萬里長城之修建，亦祇求限其南下之馬足而已。嗣後，匈奴屢爲中國西北患，以漢高帝之雄武，而被圍於白登，武后臨朝，竟被致書媾罵，國威陵夷極

矣。漢武帝起，始銳意拓邊，縱橫掃蕩，予匈奴以致命之打擊，大漠之南，遂無王庭，豐功偉烈，曠古所希。當時主持軍事最重之人物，則爲衛青霍去病兩人。史記爲作合傳，於其戰勝攻取之史實，敘述不厭其詳，可見其關繫之重大矣。

注釋

- (一) 平陽今河南臨漳縣西。(二) 平陽侯姓曹，名時，漢相國曹參之曾孫。(三) 平陽公主漢武帝之姊，曹時之妻也。(四) 鉗徒，罪人之被鉗刑者，鉗，古刑法以鐵束頸也。(五) 建元，漢武帝年號，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二) 堂邑大長公主，漢景帝之姊，堂邑安侯陳嬰孫夷侯午之妻。(七) 建章，上林中之宮名。(八) 元光，亦漢武帝年號，五年爲公之前一三〇年。(九) 上谷，今河北懷來縣等地。(十) 雲中，今山西懷仁以北，綏遠各縣，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十一) 雁門，今山西舊代州甯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北部之地。(十二) 龍城，左漠北，爲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地。(十三) 元朔，

亦漢武帝年號，五年，爲公元前一二四年。(十四)高闕，塞名，在陰山西，陰山，今在蒙古。(十五)朔方，漢郡名，今蒙古鄂爾多斯地。(十六)右北平，今河北喜峯口盧龍一帶及熱河地。(十七)元狩，亦漢武帝年號，二年，爲公元前二一年。(十八)焉支山，在甘肅山丹縣東，南接永昌縣界，一作燕支山，此處水草茂美，宜畜牧。(十九)定襄，漢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之地。(二十)葷粥，北方種族名，堯時曰葷粥，漢時曰匈奴。(廿一)封，祭天也，狼居胥山，在今綏遠五原縣西北黃河北岸。(廿二)禪，祭地也。姑衍，在漠北。(廿三)翰海，即今蒙古大沙漠。(廿四)孫吳兵法，謂孫武吳起所著兵書。(廿五)蹋鞠，習武之戲也，相當今之踢球。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一)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二)，廉頗爲趙將，伐齊

(三) 大破之，取陽晉(四)，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五)璧。秦昭王(七)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七)。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八)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

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九）。」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十）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十一）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十二），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十三），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十四）。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十五）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十六），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十七）。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

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經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十八）。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十九）。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二十），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與相驩，爲刎頸之交（廿一）。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廿二）。方蔣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廿三）。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解題

廉頗蔣相如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原作尙有趙奢李牧事略附於其後，茲刪去之。

廉頗決勝疆場，以勇武著；蔣相如折衝樽俎，以智謀顯。兩人和衷共濟，精誠團結，使趙

國外交與軍事上，着着勝利，雖以嬴秦之強，亦莫可如何，後之爲國者，可深長思之也。

注釋

- (一)趙，嬴姓。今河北南部，山西東部及河南黃河以北之北部，均爲其國土。(二)趙惠文王，爲武靈王之庶子，十六年爲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二八三)。(三)齊，初爲姜姓，後爲權臣田和所篡，今山東益都以西至歷城聊城之間，北至河北景滄諸縣，東南至海，皆戰國時齊地。(四)陽晉，在今山東鄆城縣西。(五)楚，芊姓。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河南江西各一部，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陝西洵陽以南，皆其地。(六)秦，嬴姓。今陝西長安縣以西皆其地。秦昭王名稷，在位五十六年，卒諡「昭襄」，故亦稱昭襄王。(七)燕，姬姓。今河北，遼甯及朝鮮北部，皆其地。(八)肉袒，去上衣露肢體之謂；質，亦作鑕，鑕也。古刑人，以身置鑕上，用斧斫之。謂身伏斧質旁以候刑也。(九)負秦曲，謂使秦負埋屈之責。(十)章臺，秦宮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渭城故城。

之西南隅。(十一)嚴，莊也；敬也。(十二)列觀，指平日燕居之諸宮觀，對外廷而言，卽後世所謂便殿。(十三)『設九賓於廷，』卽謂備法物儀仗於外廷，用饋贊導引相見也。(十四)傳舍，驛館，猶今之客棧。(十五)繆公，卽秦國第十三君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十六)石城，在今河南林縣西南八十五里。(十七)澠池，本趙邑，後屬秦。今河南澠池縣。(十八)右，上也。我國文字直寫右行。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故在高位者，稱膺『右職』，而呼降調爲『左遷。』(十九)爭列，爭朝班前後次序也。(二十)荆，杖也。負荆，言願受杖，表明謝罪之意也。(廿一)刎頭之交，謂以性命相許，要齊死生，斷刎頭而不辭也。(廿二)處死者難，謂從容就死之難也。(廿三)信；讀如伸，誼並通。『威信敵國』，卽謂伸威於敵國。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戰國策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一）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二），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三），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四）。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五）。昔舜舞有苗（六），而禹袒入裸國（七），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八）。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九），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緜告公子成（十）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

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至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十二），甌越（十二）之民也。黑齒，雕題（十三）鯁冠，林縫（十四）。大吳之國也（十五）

。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十六），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十七）以至代上黨（十八），東有燕東胡（十九）之境，西有樓煩（二十）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今簡主不塞晉陽（廿一）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廿二）；非社稷之神靈，卽鄙幾

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囊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囊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

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

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廿三），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廿四）。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解題

漢劉向受命校中秘書時，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刪併重複，排比成帙，名戰國策。內大部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國之策謀。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其文。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最通行。

本篇載戰國策趙策中。武靈王名雍，鑒於趙國處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在政治上軍事上地利上，皆以胡服騎射爲便；因排擯衆議，毅然獨斷，變胡服，習騎射，以適應此非常之環境，國卒賴以富強。

注釋

(一)簡，指趙簡子鞅，襄。指趙襄子無恤。(二)錯，交錯也；質，質證也；謂交相質證以從事明主之長也。(三)弟，同悌；長，上聲。弟長，謂事父兄；辭讓，謂處鄉黨；窮，謂未得於朝也。(四)『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語出商子。謂功名成於專斷，敗於狐

疑也。(五)論至德者二句，語出商子更法篇。謂功德在於獨斷，不必同謀於俗衆也。

(六)書大禹謨：『有苗弗率，帝乃誕取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七)後漢

書東夷傳：『自侏儒東行，行船一年至裸國。』淮南子：『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

出，因之也。』(八)愚者二句，語見商子更法篇。(九)中山，今河北定縣，春秋鮮虞

地。(十)公子成即公孫成，武靈王之叔父也。(十一)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

爲文也，蠻夷之俗如此。錯臂亦文身之一，謂以丹青錯畫其臂。衽，衣襟，衣襟向左，夷

狄之服也。(十二)甌越，史記注引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即今廣

東瓊山儋縣等地。(十三)山海經：『黑齒國爲人齒黑，』謂以草染齒爲黑也。異物志：

『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題額也。(十四)鯀音弟

，大姑也，以其皮爲冠，謂之鯀冠。會稽山外有東鯀人，鮎冠，見漢書地理志。稱同鉢，

音術，長鍼也。縫解同紕，與紕通，謂女工鍼縷之粗拙也。(十五)周初，秦伯封於吳，

在今江蘇無錫縣梅里。子孫稱王，國始大，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地。（十六）河
溝洛水，即今河北甯晉縣大陸澤，一名廣阿澤，濟界景縣故城，中山界無極縣，皆相距百
里，故曰『與同』。（十七）常山即恆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十八）代，古幽州境，
今山西北部代縣等地，上黨韓地，今山西晉城縣等地。（十九）東胡，今河北昌黎縣地
（二十）樓煩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廿一）晉陽，今山西太原縣。（廿二）鄗故城
，在今河北柏鄉縣北。（廿三）伏羲教民佃漁畜牧，養犧牲，以充庖廚。神農教民爲耒耜
稼穡以興農業。（廿四）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而民歸之，故曰誅
而不怨。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一），魏安釐王（二）使將軍晉鄙（三）救趙，畏秦，止於

蕩陰(四)。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五)間入邯鄲，因平原君(六)謂趙王曰：『秦之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七)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八)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九)。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十）。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十一）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十二）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往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十三）。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鬼侯、（十四）鄂侯、（十五）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

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十六）之庫百
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十七）將之魯，夷維子（十八）執策而從之？謂魯人曰：「子
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十九）待子之君。」夷維子曰
：「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二
十）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廿一），假塗於鄒（廿二），當是時，
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魯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廿三）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
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飯含（廿四），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

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廿五）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廿六）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解題

魯仲連濟之高士，不肯仕宦，游於趙，適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連義不許，往說服新垣衍，秦兵爲之却退。此篇在戰國策趙策中，對於國家獨立自尊之精神，如以扶植，義正詞嚴，可爲一味持屈辱外交政策者作當頭棒喝。

注釋

(一)邯鄲 趙都，今河北大名縣。(二)魏安釐王 名圜。戰國魏君，昭王之子。釐一作嬴。(三)晉鄙 魏將，救趙之役，爲魏公子無忌所襲殺。(四)滹陰 古河內地，今河南湯陰縣。(五)新垣衍 新垣，姓；衍，名；非趙人，故稱客將軍。(六)平原君 卽趙公子勝，趙武靈王子，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喜賓客，食客常數千人。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爲戰國四公子。(七)濟淠王 名遂，齊宣王之子。

- (八)魯仲連 齊人，魯，姓，仲連，名。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海上。(九)百萬之衆折於外 指長平之役。(一〇)鮑焦 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世。謂今世以爲鮑焦不能自寬容而死者非也。魯連引焦事，所以明己之留趙不去，非爲一身也。(一一)上首功 秦法，斬一人前，賜爵一級。(一二)齊威王 名嬰齊，桓公子。(一三)天子下席 天子，謂周烈王弟顯王扁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一四)鬼侯 殷時國名，史記作九侯，今河北，磁縣西南，有九侯城，今河南臨漳縣境。(一五)鄂侯 殷時國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一六)牖里 史記作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牖城，卽其地也。(一七)齊閔王 卽齊湣王。(一八)夷維子 以邑爲姓。其地在今山東濰縣。(一九)太宰 謂牛羊豕也。牛羊豚之闌曰宰。故三牲具謂之太宰。(二〇)辟舍 辟同避。謂避居外舍，以示不敢自有其國也。(廿一)薛 國名，戰國時滅於齊，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其故地也。(廿二)鄒 國名。春秋邾國，戰國改爲鄒，今山東

椰縣地。(廿三)倍殯柩 倍，反向也；與背通用。倍殯柩者，謂主人背殯柩，北面而哭也。(廿四)飯舍 以米實死人口中曰飯，以玉曰舍，不得飯舍者，言不能安然入歛也。意謂濟強而二國拒之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廿五)三晉 魏、趙、韓爲三晉。

(廿六)無已，言必欲爲之而不已也。

越語上

國語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一)，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二)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

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惟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三）。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四）；三江環之（五），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眞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六），我攻而勝

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七）『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八），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九），北至於禦兒（十），東至於鄞（十一），西

至於姑蔑(十二)，廣運百里(十三)。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十四)，公鑿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十五)，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十六)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十七)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十八）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十九），又敗

之於沒，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二十），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廿一）。君若不忘閭室而爲弊邑宸宇（廿二），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解題

越，國名。夏少康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都於會稽山南，傳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始顯。允常子勾踐，滅吳而稱霸。今浙江紹興縣會稽山之陰有越王城。

越語，記越國事，爲國語所記八國之一，分上下兩卷，此爲上卷，事叙越王勾踐軍事失敗

後，處心積慮，銳意報復，生聚教訓，終雪國恥事。國語有三國時吳韋昭注。

注釋

(一)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以殘兵五千保於會稽，夫差追而圍之。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二)史記吳世家司馬貞索隱云；『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三)韋昭注云：『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按上文云：『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救雙曰偶，偶猶倍也，言五千人皆有致死之心，則一可當二，故曰『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

』事君謂與君戰，韋解誤。(四)夫差父闔閭嘗與越王勾踐戰，敗死於攜李。(五)韋昭注云：『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六)韋昭注云：『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七)韋昭注云：『誦，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誦奔吳。』(八)執籬，韋昭

注云：『執，猶結也。』（九）韋昭云：『今諸暨有勾無亭是也。』按今浙江諸暨縣南五十里有勾乘山，括地志以爲即勾無。（十）韋昭云：『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今浙江崇德縣東南一里有語溪，即禦兒鄉地。（十一）韋昭云：『今鄞縣是也。』按今浙江奉化縣東五十里有赤廬山，即越之鄞邑，亦曰鄞城山。（十二）今浙江龍游縣北有姑蔑城，正在越之西境。（十三）韋昭云：『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十四）韋昭云：『免，免乳也。』按說文解字作『挽』，生子免身也。（十五）韋昭云：『母，乳母也。』（十六）韋昭云：『當室，適子也。』按適同嫡。（十七）曹憲博雅音，謂瘵即疾字。（十八）韋昭云：『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或本威作滅。（十九）韋昭云：固，笠澤也。揚州記云：『太湖一名笠澤。』吳地記云：『松江又名笠澤』是有二說。（二十）甬句東，即今浙江東北海中之定海。（廿一）韋昭云：『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或云『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廿二）韋昭云：『宸，屋蠶；字，邊也。』

。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禮運大同小康節

小戴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二），事畢，出遊於觀（三）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三）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四）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五），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

(六) 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七)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八)仁，講讓，示民有常(九)。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十)。是謂「小康。」

解題

禮記皆述禮樂德義教學之言，爲七十子後學所記。漢河間獻王得一百三十一篇，其後續有所得，合二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從兄子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後漢馬融傳小戴記，復增三篇，合四十九篇，卽今禮記也。

禮運，禮記篇名，謂論禮之運轉之事者。其中大同小康一節，爲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之表現。孫總理三民主義中時爲徵引根據，足見其重要矣。

注釋

(一)蜡，十二月祭名；賓，助祭者。(二)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三)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四)矜，即鰥。(五)分，職務也。(六)太人，謂天子諸侯；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七)賢，崇重也；言崇重勇者智者。(八)刑，猶則也。(九)常，常法也。(十)由，用也；執同勢，位也；言爲君而不用謀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黜退之。

國 殤

楚 辭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一)。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三)，援玉抱(四)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五)。

國 殤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六），首雖離兮心不懲（七）。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解題

國苑爲楚辭九歌中的一篇。楚辭爲楚民族文學，發生與成立均較詩經爲遲，楚辭中之九歌，則較其他楚辭產生爲早，（約當公元前五世紀）雖有誤認爲屈原所作，但現經考定，當係屈原以前楚國南部之民間祭歌。王逸以爲曾經屈原修正，亦無確證。九歌悉爲禮神之歌，國苑則祀死於國事者，卽祭文之類也。

注釋

（一）言兵車臨陣，輪轂交錯，長槍大戰不能施展，故用刀劍相接。（二）行，音杭，行列

也。(三)鐘，同埋。繫，繫也。言車輪陷沒土中，四馬皆不能行動也。(四)玉袍，繫鼓杖也。(五)嚴殺，猶言力戰；殫，即野字，言大戰力盡，屍骸棄於原野也。(六)懲，悔也。言祇知殺敵，雖死無悔。

無衣

詩經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 × ×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一)！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無衣

與子偕作(二)

X X X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兵甲！

與子偕行。

采薇

詩經

采薇(三)，采薇，薇亦作(四)止；

曰歸，曰歸，歲亦莫(五)止。

靡室，靡家，

玁狁(六)之故；

不遑啓居(七)，
玃狁之故。

X X X

采薇，采薇，薇亦柔(八)止；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九)，

載饑載渴；

我戍未定(十)，

靡使歸聘(十二)。

X X X

采薇，采薇，薇亦剛(十二)止；

采 薇

曰歸，曰歸，歲亦陽（十三）止。

王事靡盬（十四），

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十五），

我行不來。

× × ×

彼爾（十六）維何？維常（十七）之華；

彼路（十八）斯何？君子（十八）之車。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二〇）；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 × ×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廿一），

君子所依（廿二），

小人所腓（廿三）。

四牡翼翼（廿四），

象弭魚服（廿五）；

豈不日戒，

玁狁孔棘（廿六）。

× × ×

昔我往兮，楊柳依依（廿七）；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廿八）。

行道遲遲，

采薇

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出 車

詩
經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廿九）；

王事多艱，維其棘矣。

× × ×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

設此旒矣，

建彼旒矣。

彼旒旒（三〇）斯，胡不旆旆（三一）？

憂心悄悄，

僕夫况（三二）瘁！

× × ×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三三）！

出車彭彭（三四），

旂旐央央（三五）。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三六）南仲，

出車

獫狁于囊（三七）！

× × ×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三八）；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三九）！

× × ×

嘒嘒草蟲，

趯趯阜螽（四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

× × ×

春日遲遲，

草木萋萋（四一）；

倉庚喈喈，

采芣祁祁（四二）。

執訊（四三）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四四）。

出 車

解題

詩經三。五篇，除代表商民族支裔作品之商頌，及代表楚秦二民族作品之二南與秦風外，其餘大部分，均爲周民族範圍內所創造，可代表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之中國詩歌，在文學上占崇高之價值。

無衣，爲秦人仗義輕俠急公好戰之詞；采芣，爲遣戍役歸之詞，小序謂「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遣之」。殆近於事實；出車爲慰勞歸來之將率及戍役之詞；均足爲中國民族國力伸張，人民能爲國家勤勞服務之表現。

注釋

(一)澤，鄭玄箋「襲衣」，音亦，亦音澤。(二)作，起也。(三)薇，一年生草，莖高二三尺，尖端卷曲如旋渦。(四)作，生出地也。(五)莫，暮也。(六)獫狁，讀若險

允，北狄也。卽秦漢時之匈奴，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七)遑，暇也，啓卽跪也，居卽坐也。古者席地，起身爲跪，安坐爲居。(八)柔，始生而柔也。(九)烈烈，憂貌。

(十)定，止也。(十一)聘，問也，問室家之安否也。(十二)剛，旣成而剛也。(十三)陽，十月也，今以十月爲小陽春。(十四)鹽，不堅固也。(十五)疾，病來至也。

(十六)爾，爾雅注說文皆作齶，齶亦音爾，華盛貌，(十七)常，常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十八)路，戎車也。(十九)君子，謂將帥也。(二十)業業，壯貌。(廿一)騤騤，強也。(廿二)依，將率之所依乘。(廿三)腓，鄭玄曰：『腓當作莛』。莛同庇，謂戊役之所庇倚。(廿四)翼翼，壯健貌。(廿五)象弭，謂以象骨飾弓之兩頭，弭，弓末也。魚服，謂以魚皮所爲之矢服也，獸名，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廿六)棘，急也。(廿七)依依，柔弱貌。(廿八)翼翼，甚也。(廿九)僕夫，卽御夫，使裝載物件前往。(三十)旃旆，均行軍所建之旗幟。(三十一)旃旆，旌垂貌。(三十二)

况，茲也，言御夫茲益憔悴，與上句將率憂心悄悄，均臨事而懼之意。(三二)方，卽朔方。
。(三四)彭彭，四馬貌。(三五)央央，鮮明也。(三六)赫赫，盛貌。(三七)襄，
平除也。(三八)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三九)簡書，戒命也。(四〇)鄭箋
云：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旣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
，則跳躍而鄉望之。(四一)萋萋，茂美貌。(四二)祁祁，衆多貌。(四三)訊，言所
獲之囚，須加審訊者。(四四)夷，平也。

民族文選編正誤表

組	頁	行	訛	正	組	頁	行	訛	正
初級	五六	一一	樂	學	高級	二〇	五	慕容垂垂	慕容垂
初級	六四	二	擇	舉	高級	二一	三	與	與
初級	六四	一一	疵	疵之。	高級	二二	一〇	萬百	百萬
初級	六五	二	傳	傳世。	高級	二五	六	仁	亡
初級	八五	一	或	成	高級	三九	一	亡	忘
初級	九五	六	行脫「托克托」。		高級	四四	七	三十	十三
初級	一〇四	八	疆	疆	高級	六二	八	藥	茲
初級	一〇六	四	曉	曉	高級	六三	一	誓	營
初級	一〇七	六	聲任	登仕	高級	六四	七	亢	元
					高級	一〇〇	九	七	四
					高級	一〇二	八	八	四
					高級	一〇二	二	免	滅
					高級	一一一	九	之	元

六、七、兩行中(十五)(十六)(十七)注均刪。

編 選 文 族 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編 輯 者

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
國語科教學組

發 行 者

杭州官巷口
正 中 書 局

印 刷 者

浙江印刷公司
杭州新民路金雞嶺
電話 一一三一

70

321239

30